

藏在骂声里的柔情

□刘耀兰

每天上午9点,她准时来到针灸室。待她落座,人们才看清一个佝偻着身子、气喘吁吁的男人在她身后。他因身材不过一米五,在身高一米七左右的她后面,更显得又瘦又小。

治疗室里的病号都成了熟人,彼此热情地打着招呼,询问着病情。

“治什么治,什么时候好得了呢?还不如早点死了好!”这照例是她每天的开场白。

男人笑着安慰道:“你莫急,医生说了要慢慢来。”

她一下子火了:“还不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害的!为你生儿女害我得一身病。”

“哈哈。”众人一阵哄笑,她也委屈似的跟着苦笑两声。

男人对我说,他出去一会儿,等他回来再给她治疗。我给其他病人针灸后,就该轮到她了。这时,男人提着一个尼龙袋气喘吁吁地走进来,头上还冒着汗珠子。

“你个死人,看见我在治疗你还往外跑,巴不得我早死。”

男人依旧嘿嘿笑着,两只枯瘦的手扶住她的两只胳膊,慢慢地扶她上治疗床。

一根根银针扎进她的皮肤,她有点儿疼,一只手指紧紧地捏着男人的手,男人似乎在使劲儿,瘦瘦的胳膊青筋毕露。

扎完针,她质问男人:“你刚才哪儿去了?”

“你都三天没见荤腥了,我去买了一斤排骨给你煨汤。”

“你是怕我没肉吃吗?是怕你自个儿没吃的吧!给我退回去!”

男人站在那里没动,尴尬地看了看周围。她又催促道:“我叫你快去,你怎么不动?”

他轻叹了一声,拿起放在凳子上的袋子走了出去,真的拿去退了。

过了一会儿,从门外走进来一男一女,女的上前喊了一声姐,她应了一声,是她的妹妹和妹夫。妹妹说:“听村里人说你病了,好些了吗?”

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:“就是骨子里疼,我知道我得的是癌症,可你们都瞒着我。我横竖是要死的,不想花这些冤枉钱。我最担心的是你哥的病,我总怕他一口气换不过来……”

她妹妹埋怨道:“你不要去想那些事,好好治你的病。”

我见她态度比刚才好多了,便开起玩笑:“刚才看你对他那个凶样,他还真怕你呢。”

她也笑了,说:“你不晓得,我要不对他凶点,他会把房子卖给我治病,那一家人还过不过日子?再说我这病大医院的大夫都说了没法治,到这里来还是他哄着来的,我怕我一生气就不听他的,所以什么事都迁就我。”

她妹妹和妹夫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,妹夫说:“姐,我们有事就先走了,给你买了点儿肉,你回去带上。”

她说:“唉,你哥这两天拉肚子,这不,刚才他去买排骨给我吃,我一个人能吃得下吗?我就逼他退了。”

“姐,这是买给你的,你就吃吧,过两天我再来看我哥,再给他买肉吃。”

“你哥瘦成那样,又有气喘病,你让我一个人吃得下去?我这病很难好了,我要是死了,你们要常来看看他。”

这时,我看见她脸上挂着泪水。

男人进来了,手里拿着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,顾不上同妹夫、妹妹打声招呼,径直走到她面前:“快趁热吃,可香了。”

她又恢复了刚才那副凶样:“谁叫你买的?谁说我要吃?”

男人声辩道:“你早上只喝了一点儿稀饭,哪儿能够呢?”

“你不也只喝了一碗稀饭?我不饿,你吃了!”

男人不动,她瞪着眼睛,全然忘记了她还拉着肚子,拿出一个包子递到她面前,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:“吃!”

送一束花给自己

□盛国英

傍晚,她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来,米色的风衣,酒红色的丝巾,从容而优雅。她时常来我这里买花,每次只要三朵,或是娇艳的玫瑰,或是淡雅的百合。当花束放在她手里的那一刻,我竟不知道是花美了她还是她美了花。所以,我对她印象深刻。

她冲我笑,说:“今天给我康乃馨吧,三枝,包漂亮点哦。”我也笑,问道:“是送给妈妈的吧?这两天几乎是康乃馨的天下。”她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:“我妈在千里之外呢,我倒是想送,但没机会。看别人过节都有花,我也给自己买束花。”

我愣了一下,这样一个满脸荡漾着笑意的女子,身后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宠她的男子吧。而她这么爱花,在这样的节日里,那个他应该不会忘记送花。

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,她大方地笑笑,竟对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
她说:“刚从学校毕业时,我不顾父母的反对,跟着一贫如洗的他来到这安了家。日子过得真苦,但他很体贴,常会送我不知从哪里摘来的野花。后来,他们的日子好了,就像很多故事的结局一样,男人却变心了。他走后,我其实也要死要活过,还差一点自杀。有一天,我路过花店给自己买了一束花,当我捧着鲜花往家走的时候,我的心突然明亮起来。我想,没有了别人,还有自己宠自己啊。从那以后我便决定,不管经历怎样的困苦,我都要做个疼自己、给自己送花的女人。”

我将那束花包装得格外用心,然后带着一分欣赏递到了她手里,真诚地说:“祝你节日快乐。”她很开心地笑了,挥手向我道别。

望着那个看似孤单却美丽的背影,我的心里是满满的祝福。我相信,这么疼惜自己,这么善待生活的女子,幸福肯定在不远处等着她。

俏妈

□许冬林

我们这个家族的女人,不知道出生时中了哪一个巫婆的咒语,长相一代不如一代。

我外婆还不错,年轻时被村里人称为“水白菜”,自是水灵白嫩。到我妈,则次之,到我,更是让人泄气。对于这样的命运,我妈似有不甘,而我则是认了命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时代。外婆的青春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,因为贫困和战乱而过于暗淡和沉寂。

我妈则活得出彩。虽然她的皮肤没有外婆的好,但她会打扮,兼身材与五官都好看,所以也有美人之誉了。至少,在她自己心里,她是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容貌的。她有一桩关于衣服的旧事,那一年冬天,她十七岁,想要一件新衣,外公说,要新衣服可以,屋后菜园里有大白菜,你自己砍一担去卖,卖的钱归你。我妈当真砍了一担白菜,踏着半尺厚的雪,一个人挑到江边渡口,过了江,去集市上卖,换得一件褂子,白底的平纹布上印着一枝一枝的绿竹叶。那是她青春岁月的一个壮举,她很自豪,她的每个朋友几乎都知道。

我妈年轻时,别人搽蛤蚧油,她搽雪花膏。我以为,她的雪花膏会搽一辈子的,没想到,我大了时,她羡慕我的那些化妆品,经常要我的搽。我们母女之间,似乎从这时起,有了一点微妙的戏。她有一段时间在无锡,帮我舅舅做事,让我给她买几件衣服带过去。我就挑了几件宽松的衣服托人带去。回来后,她埋怨我不会买衣服,我买的那几件,她送人了,嫌老气。其时,她身上穿着一件连衣裙,湖蓝的底子上,泛着白色的豌豆点,还有两根细细的带子在腰后系了一个蝴蝶结。那时,我已结婚。我的同事说,你妈好年轻,穿那么飘逸的裙子,和你在一起,真像姐妹!这话应该说给我妈听,我不太爱听,似乎是怀了一点嫉妒吧。只有天下的妈妈想和女儿做姐妹,哪有女儿肯愿意和妈妈成姐妹的?

我妈手巧,在我家从前住的那条河堤上,她简直就是开在五月的石榴花。包粽子,别的女人都是包又粗又短的江北粽子,放锅里一煮,角上挤出白米粒来,总像个拾掇得不够清爽的邋遢女人。我妈包江南粽子,又细又尖,右手的小手指跷起来,绣花一般。粽子煮过,还是绿莹莹的一个个,包得紧实。男人们夸我妈的粽子包得好,女人们端了糯米夹了粽叶来跟我妈学,但学不会,包出来的粽子总是少了什么。

我妈是个不甘于平淡生活的人,她朋友多,每到一地方,都能很快和人家混熟。她的姐妹常来我家,聊到三更半夜。我妈还和她的姐妹们喝酒,可能是她脸上有两个不深不浅的酒窝吧,她能喝一点。也因为这一点,我妈在我们那河堤上常被古板的婆婆们视为异类。她不顾这些。她的半辈子,似乎就是来颠覆我外婆那样暗淡而平静的生活的。

我妈这样出彩,而我,似乎是她的一处败笔了。有一天,她很甜蜜地跟我说:“有人夸我女儿漂亮,还说气质好……”我忽然一阵心酸,长了三十多年,她终于从别人嘴里,对我的长相有了一点认同。一直以来,对于长相,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,我的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牙齿以及脸型,都不及她长得好。女不如娘,她大约失望得很,所以,如今忽然听到一声关于女儿长相的夸赞,自是欣喜异常。可能,女儿的俏,也就是娘的俏吧。

黄昏,我回娘家,她在门口逗孙子玩,旋起了呼啦圈。我很惊讶,她旋得比我好,心底冒出一句:瞧这老妖精!



开在窗口的杜鹃

□敏奇才

她养了两盆杜鹃花,红白的各一盆。早上,她把开得红艳艳的那盆挪到窗前的凳子上;下午,再把开得素白素白的那盆换上去。中午,他下班回来时,只要看到红艳艳的花朵,心里也就明艳起来;下午回家时,看到那盆素白素白的花,心里也同样素白素白的。这样的时

候,他知道她一定是躲在杜鹃背后偷偷地望着他回家。她也知道,这时候,他心里一定想着这个家,还有像花一样挪动的她。

他和她20年前去照结婚照时,摄影棚里开得红艳艳白净净的几盆杜鹃竟让他激动不已。照完相,在送她回家的路上,他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朵花,一朵白净得袭人,一朵红艳得耀人,她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花香。他对她说:“摄影棚里的花是有寓意的,做人要像白杜鹃,清清白白,丝尘不染;处世要像红杜鹃,红艳艳,热情奔放。”她觉得他像一个哲学家。结婚时,他在新房里摆了两盆杜鹃花,一盆素白,一盆红艳。但她是个粗心人,他不在的时候,她时常忘了给花儿浇水,时间一久,竟把那两盆杜鹃花儿给养死了。此后,他十几年不再养花儿。

他不养花儿,却把她养得像花儿一样白白净净,可再美的花儿也有凋零的时候。有一年秋天,她让一场秋雨狠狠地淋了一下,就得了一场怪病,心里乏乏的,腿上软软的,跑了好多大医院都没治好。到了第二年春天,她的双腿就萎缩了,从此出不了门,也上不成班,她就天天望着窗外公路边的柳树出神。一天她叹着气对他说,买几盆花吧。听说她要养花儿,他脸上顿时有了难以形容的喜悦,天一亮就急匆匆地到花市上去了,买来两盆杜鹃花,一盆白的,一盆红的。

有了花儿的陪伴,她的日子过得还算有点意思了。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,他总是把花儿往阳台上阳光的地方挪,她也在阳台上挪来挪去的。有一天中午,她在阳台上放了个高凳,把开得红艳艳的杜鹃放在上面,让它多吸收一点阳光。他下班回家的时候,下意识地在阳台上看了一眼,就看到了开得红艳艳的杜鹃。他停下来望了一会儿,心中就有了一些感动。他望着花儿,她也看到了他,她明白是她无意的一个动作感动了他,让他有了一种归属感,也许还有一些遐想,一点回忆。

他回到家里,心情特别好,满脸的笑容像红艳艳的杜鹃花儿。

下午的时候,她又把红杜鹃换成了白的。他开始由郁闷变得活泼了,由无言变得有话说了。她也逐渐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,有了生活的希望。